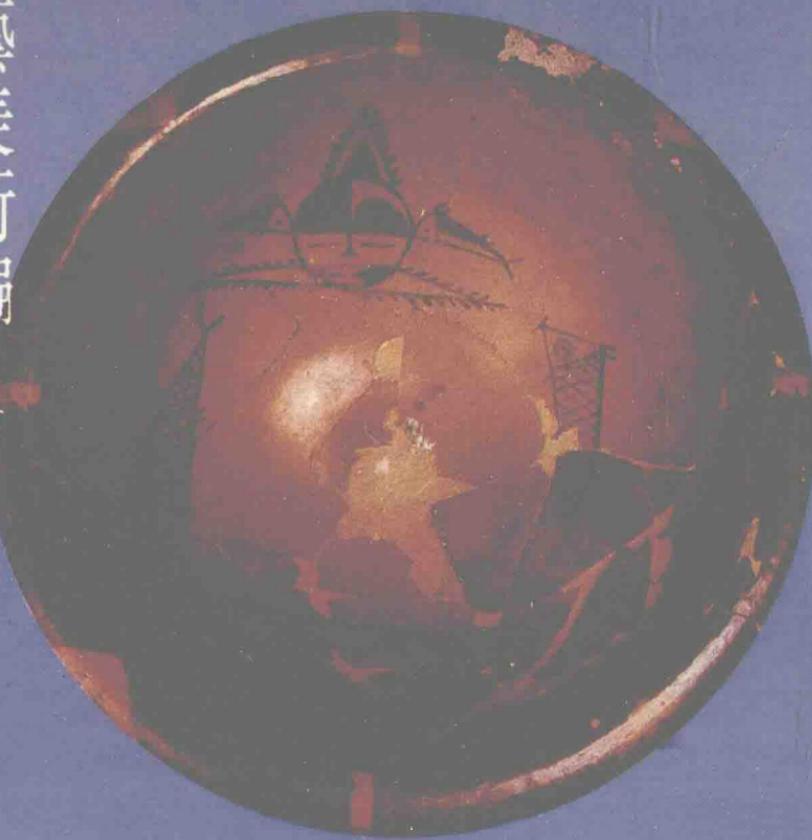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字藝術年年文采

第 5 卷

工藝美術編（上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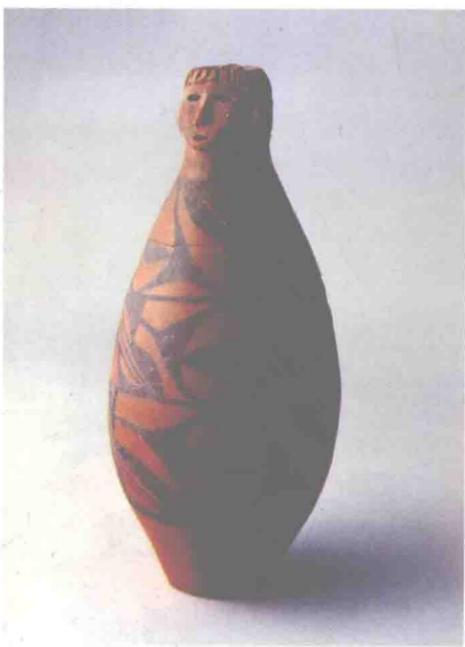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美術五千年

第五卷 工藝美術編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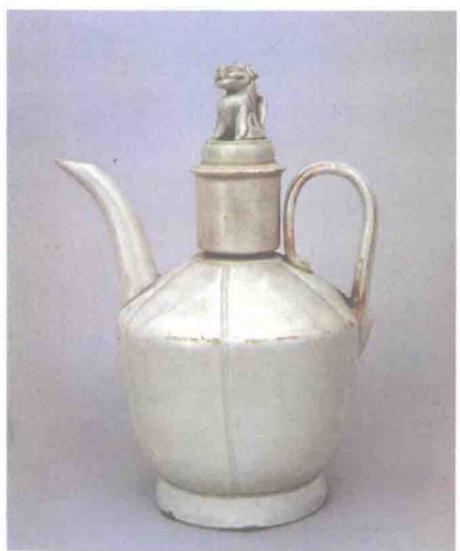




青釉塑贴穀倉 吴·永安三年



彩陶人頭器口瓶 廟底溝類型



青白瓷注子 宋



三彩陶馬 唐



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 元



各色釉彩大瓶 清·乾隆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三羊饕餮紋瓿 商代後期



蓮鶴方壺 春秋中期



飛鳳花卉紋繡 戰國中期



“永昌”錦 東漢



緯絲牡丹紋團扇 元



青地折枝花蝶妝花緞女幃 清



彩繪木雕鴨形漆豆 戰國早期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張成造”雲紋剔犀盒 元代

目 錄

原始社會至南北朝時期的陶瓷藝術	鄧先銘	一
隋唐宋時期的陶瓷藝術	傅振倫	四六
元明清時期的陶瓷藝術	李學勤	九七
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	黃能馥	一三九
印染織繡工藝美術的光輝傳統(上)	王世襄	二三七
印染織繡工藝美術的光輝傳統(下)	黃能馥	二七六
中國古代漆工藝	三〇八	

原始社會至南北朝時期的陶瓷藝術

鄧白

中國陶瓷，源遠流長，波瀾壯闊，不僅歷史悠久，產區廣泛，而且品種之多，工藝之巧，藝術之精，為舉世所稱譽。它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，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陶瓷藝術不斷壯大和提高，標誌着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風貌。尤其瓷器是我們祖先的偉大發明之一，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陶瓷既是物質的產品，同時又是精神的財富，是科學技術與藝術的綜合成果。我國陶瓷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，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經驗，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製作方法與獨特的藝術風格，形成中國陶瓷的優良傳統，歷久不衰，取得了高度的成就。

一 造型藝術的先驅

傳為唐代王維所撰的《山水訣》有云：「肇自然之性，成造化之功。」雖祇寥寥十個字，

却涵義很深，富於哲理，指出了藝術創造的主、客觀因素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借來論述傳統陶瓷的藝術成就，也是相當確切的。

陶瓷與繪畫、雕塑，同屬於造型藝術的範疇，但在我國，陶器的誕生比繪畫、雕塑更早。遠在新石器時代，我們祖先就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，開始製造各種日用陶瓷，先民在和大自然艱苦搏鬥的歲月中，由認識自然到改造自然，並且利用自然的資源為人類服務，進行物質文化的創造。不論是原料的發現，或是每一器型的燒成，甚至連每一線條的裝飾，都是從無到有了不起的發明。正由於這種偉大的創造力，使陶器作為造型藝術的先驅，享有無可爭辯的地位。

自從人類由漁獵、採集的原始生活，進入以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之後，陶器即隨着出現。最初是要求實用，燒造出各種汲水器、炊煮器、飲食器和儲藏器，以解決日常生活的需要；但接着就要求美觀，進一步按照審美的本能，設計出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各式不同的造型，並創造了繩紋、劃紋、篦紋、壓印紋、指甲紋、錐刺紋以及堆貼、彩繪、鏤空等裝飾手法，使陶器在日用器皿的基礎上，發展為原始社會燦爛的藝術之花。當然，陶瓷藝術有其自己的特殊規律和獨特的表現形式、表現技法，它與繪畫、雕塑、建築及其他工藝美術品，有明顯的區別，各具特長，彼此不能互相代替。但如果從美術發展史所要求的條件來看，陶器作為造型藝術的先驅，是完全當之無愧的。

首先，在時間序列上，陶瓷藝術走在最前列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國還沒有發現比陶器年代更早、更完美、更典型的造型藝術品。考古發掘證明：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，都有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存，出土的陶器不僅作為實用品，而且已有一些圖案裝飾。還發現了幾件引人注目的陶塑，表現着原始美術的萌芽。

其次，陶器上豐富多彩的裝飾，不是偶然憑空出現，而是從生活中來，到生活中去的。工匠們把客觀現實中接觸最多，感受最深，認為最有意義，最能代表自己意願的題材，使之變為藝術形象，為美化生活服務。其創作目的是明確的，對生活感受是真切的，這正為現實主義的美術傳統，奠定了基礎。

第三，在具體的作品上，陶器尤為突出：我國最早的人物畫，是青海孫家寨出土的馬家窯文化彩陶舞蹈紋盆，用三組舞蹈人物，在陶盆的內壁構成二方連續，每組繪有五個垂着短辮的少女，手挽手，動態整齊，有節奏地進行集體歌舞。反映了原始社會先民的文娛生活，洋溢着一片歡樂的氣氛。主題突出，形象生動，筆調簡練，形式優美。它不僅是彩陶中的珍品，更重要的它是我的國最早的人物畫傑作。

最早的動物畫，是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的夾炭黑陶豬紋鉢上刻劃的豬紋，其手法相當寫實，活現出一頭肥豬呆拙粗壯的特徵，純樸可愛。還有寶雞北首出土的彩陶魚鳥紋細頸瓶上面畫的長嘴水鳥，啣着一尾大魚，魚揚鱗張口，向前掙扎；鳥緊緊咬住不放，生動地

表現出這生死搏鬥的場面，反映了作者銳敏的觀察力。值得提到的還有河南臨汝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鶴鳥石斧瓮，這件繪在瓮棺上罕見的大型動物畫，題材奇特，繪着一隻圓睜巨眼的白鶴，啣着一尾直挺挺的魚，右邊豎立一柄裝飾講究的石斧，充滿神秘的魅力。至於仰韶文化彩陶中的魚紋、鹿紋、鳥紋、蛙紋更是為大家所熟識，它們既有一定的真實感，又有很強的裝飾性，寥寥幾筆，形神兼備，富於生活氣息和審美價值。

此外，也發現一些早期陶塑，雖然製作比較原始，但作為雕塑藝術的雛型，則是無庸置疑的。如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豬，由手工捏成，神氣生動，呆態可掬，相當有趣。最引人注意的是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彩陶人頭器口瓶，用黑彩繪成三周弧線三角形連續紋飾，瓶口至頸部別出心裁，塑成一個秀美的頭像，披着短髮，連同瓶身裝飾，就像一位穿着美麗衣裳的少女，處理手法之妙，比馬家窯文化中發現的幾個彩繪人頭形罐，更具有立體感。

所有這些，都足以證明陶器是我國造型藝術的先驅，它們大多是六、七千年前的遺跡，那卓越的創造力，生動的表現力，永恒的生命力，從一開始即取得顯著的成就。對於探討陶瓷藝術的開端，研究我國文明的起源，有極其深遠的意義。